

唐

語

林

附校
勘記

二



林 語 唐

記勘校附

(二)

撰 讜 王

唐語林卷三

方正

狄梁公仁傑爲度支員外郎。車駕將幸汾陽宮。仁傑奉使修供頓。并州長史李元冲以道出妬女祠。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。必致雷風。欲別開路。仁傑曰。天子行幸。千乘萬騎。風伯清塵。雨師灑道。何妬女敢害而欲避之。元冲遂止。果無他變。上聞之。歎曰。可謂真丈夫也。後爲冬官侍郎。充江南安撫使。其風俗歲時尙淫祀。廟凡一千七百餘所。仁傑並令焚之。有項羽廟。吳人所憚。仁傑先檄書責其喪失江東八千子弟。而妄受牲牢之薦。然後焚之。

陸少保字元方。曾於東都賣一小宅。家人將受直矣。買者求見。元方因告其人曰。此宅子甚好。但無出水處耳。買者聞之。遽辭不買。子姪以爲言。元方曰。不爾。是欺之也。

裴光庭累典名藩。皆有異政。元宗謂宰相曰。裴光庭性惡惡。如扇驅蚊蚋焉。

宋璟爲廣府都督。元宗思之。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追。璟就路。竟不與思勗交一言。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。訴于元宗。上嗟歎良久。拜刑部尙書。

代宗惑釋氏業。報輕重之說。政事多託於宰相。而元載專權亂國。事以貨成。及常袞爲相。雖賄賂不行。而介僻自專。升降多失其人。或同列進擬稍繁。則謂之黯伯。於是京師語曰。常分別。元好錢。賢者愚。愚者賢。崔祐甫素公直。因於衆中言曰。朝廷上下相蒙。善惡同致。清曹峻府。爲鼠輩養資。豈所以裨政耶。由是爲

持權者所忌。建中初，祐甫執政，中外大悅。

郭尙父在河中，禁無故走馬。犯者死。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，都虞候杖殺之。諸子泣訴，虞候縱橫之狀，公叱而遣之。明日，對賓客歎息數四，以其事告客曰：「不賞父之都虞候，而惜母之阿嬭兒，非奴才而何？」中書侍郎張鎰爲河南節度使，鎮陳留，後兼統江淮諸道，將圖進取。中官絡繹鎰，起自布衣，一二年登宰相，正身特立，不爲苟媚。閹宦去來，以常禮接之。由是爲閹豎所嫉，稱其無經略才，徵入，改爲荊府長史。未幾，又除洪府長史。江西觀察使相里造爲禮部郎中，時宦官魚朝恩用事，稱詔集百僚，有所評議，凌轢在位，宰相元載以下唯唯而已。造抗言酬對，無降屈之色。朝廷壯之。

崔祐甫爲中書舍人，時宰相常袞當國，祐甫每見執政問事，未曾屈舍人岑參掌誥，屢稱疾，不入宿直。人雖憚而不敢發。崔獨入見，以舍人移疾既多，有同離局。袞曰：「此子羸病日久，諸賢豈不能容之？」崔曰：「相公若知岑舍人抱疾，本不當遷授。今旣居此，安可以疾辭王事乎？」袞默然，無以奪也。由是心銜之。及德宗在諒闇中，袞矯制除崔爲河南少尹，上覺其事，遽追還之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，而袞謫于嶺外。

李惇爲淄青節度判官，其使尙衡弟頗干政，惇屢言之。衡曰：「兄弟孤遺，相長不忍失意。」惇曰：「君旣愛之，當訓以道，何使其縱恣？」衡家又好禱，車輿出入，人吏苦之。惇又進諫，衡不能用。他日，衡對諸客有所問，惇曰：「惇前後獻愚直，大夫不用，今復何問？」衡曰：「吾子好爲詆訐。」惇曰：「忠言詆訐，久居何益？請從此辭。」遂趨出。衡怒，不使追之。

裴藻者，延齡之子。應鴻辭舉，延齡于吏部候消息。時苗給事及杜黃門同時爲吏部知銓，將出門，延齡接

見探偵二侍郎口氣。延齡乃念藻賦頭曰：是冲仙人。黃門顧苗給事曰：記有此否？苗曰：恰似無。延齡仰頭大呼曰：不得不得。敕下果無名藻者。劉禹錫曰：當延齡用事之時，不預實難也。非杜黃門誰能拒之？韓太保皐爲御史中丞。京兆尹常有所陳，必于紫宸殿對百寮而請，未嘗詣便殿。上謂之曰：我與卿言于此，不盡可來延英訪及大政。多所匡益，或謂皐曰：自乾元已來，羣臣啓事皆詣延英，得盡公何獨于外庭對衆官以陳之？無乃失于愼密乎？公曰：御史天下之平也，摧剛植柔，惟在于公。何故不當人知之？奈何求請便殿，避人竊語，以私國家之法？且肅宗以苗晉卿年老艱步，故設延英，後來得對者多私自希寵干求相位，奈何以此爲望哉？

高平徐宏毅爲知彈侍御史，創置一知班官，令自宣政門檢朝官之失儀者，到臺司舉而罰焉。有公卿大僚令問之曰：未到班行之中，何必拾人細事？宏毅報曰：爲我謝公卿，所以然不以惡其無禮于其君。案此下有脫文。

代宗時久旱，京兆尹黎幹于朱雀門街造龍，召城中巫覡舞雩，幹與巫覡史起舞，觀者駭笑。經月不雨，幹又請禱于文宣王，上聞之曰：王上之禱久矣，命毀土龍，罷祈雨，減膳節用以聽天命。及是大霽，百官入賀。李希烈跋扈，蔡州時盧杞爲相，奏顏魯公往宣諭，而謂顏曰：十三丈此行自聖意。顏曰：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，是某舐之，忍以垂死之年餌虎口。杞聞之踣焉。盧卽是御史中丞奕之子。

裴濟爲陝府錄事參軍，李汧公勉除長史充觀察，始至官，屬吏謁訖，令別召裴錄事與之語。公曰：少頃有議，便請隨判官同赴。凡三召不至，公怒，明日召，辭讓之曰：久聞公名，故超禮分相召，何忽而不至？濟曰：必

也正名各司其局。古人所守。某敢忘之。中丞自有賓僚。某走吏也。安得同宴。汧公曰。吾過矣。遂請入幕。漈之子充太常寺太祝。年甚少。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。例得上考。充之同輩皆上中考。充訴于卿長曰。此舊例也。充曰。奉常職重地高。不同他寺。本設考課爲獎勵。有勞則書。豈繫于官秩。若一以官上下爲優劣。則卿當上上考。少卿上中考。丞中上考。主簿中考。協律下考。某等當受杖矣。卿笑且慙。遂特書上。漈後累遷同州刺史。所在有能名。充至湖州刺史。

張萬福以父祖力儒不達。因焚書從軍。遼東有功。累官至右散騎常侍致仕。萬福爲人慷慨。嫉險佞。雖妻子未嘗敢輒干。嘗徑造延英門。賀諫官陽城雪陸贄冤。時人稱之。仕宦七十年。未嘗病一日。雖不識字。爲九郡皆有惠愛。

順宗寢疾。韋執誼王叔文等竊弄權柄。憲宗在東宮。執誼懼之。遂令給事中陸質侍讀。潛伺上意。因解之。及質發言。上曰。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讀。何得言他。惶懼而出。

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爲饒州刺史。先是郡城已連失四牧。故府廢者七稔。公蒞任後。命啓鑰而居之。郡吏以有怪堅請。公曰。神好正直。守直則神避。妖不勝德。失德則妖興。居之在人。

李忠公之爲相也。政事堂有會食之牀。吏人相轉移之。則宰臣當罷。不遷者五十年。公曰。朝夕論道之所。豈可使朽蠹之物。穢而不除。俗言拘忌。何足聽也。以此獲免。余之願焉。敢徹而焚之。其下鏟去聚壤十四畝。議者稱焉。

裴先德塏在中書。有故人官亦不卑。自遠而至。塏給郵甚厚。從容款狎。乘間求京府判司。塏曰。公誠佳士。

也。但此官與公不相當。不敢以故人之私。而墮朝廷綱紀。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。不妨卻得其執守如此。

柳元公初拜京兆尹。將赴上。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。公于市中杖殺之。及因入對。憲宗正色詰專殺之狀。公曰。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。臣初受陛下獎擢。軍中偏裨。躍馬衝過。此乃輕陛下典法。不獨試臣。臣知杖無禮之人。不知打神策軍將。上曰。卿何不奏。公曰。臣只合決不合奏。曰。既死合是何人奏。公曰。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奏。若在坊內。則左右巡使奏。上乃止。

柳公綽善張正甫。柳之子仲郢嘗遇張于途。去蓋下馬而拜。張卻之不從。他日張言于公綽曰。壽郎相逢其禮太過。柳作色不應。久之張去。柳謂客曰。張尙書與公綽往還。欲使兒子街市騎馬衝公綽耶。張聞深謝之。壽郎仲郢小字也。公綽爲西川從事。嘗納一姬。同院知之。或徵其出妓者。公綽曰。士有一妻一妾。以主中饋。備灑掃。公綽買妾。非妓也。

張正甫爲河南尹。裴中令伐淮西。置宴府西亭。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。張正色曰。相公此行何爲也。可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。

韓愈病將卒。召羣僧曰。吾不藥。今將病死矣。汝詳視吾手足支體。無誑人云。韓愈癩死也。

文宗時。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襲父帥潞。少年明俊。自謂河朔近無倫比。公卿輻湊其門。廣納金帛于權倖。名譽甚著。求帶平章事。人多許之。而憚宰相李固言欲觀其意。遇休暇。謁于私第。遂言其情。固言曰。僕射先君以天平功。書于簡冊。及鎮上黨。近二十年。但聚斂貨財。雄壯軍旅。不發一卒戍邊。未嘗修朝覲之

禮及卽世後。僕射從三軍之情。擅領戎務。坐邀爵秩。朝廷以僕射先君勳績。不絕賞延。當領偏師。輸忠滄景。遂不行典憲。將何以上報國恩。旣不能效田承嗣。張茂昭。王承元。攜家赴闕。永保祿位。則請邊陲一鎮。拓境復疆。朝廷豈不以衰職命賞。區區求之一何容易。從諫矍然失色。再拜趨出。從諫厚結倖臣。竟加同平章事。宰相餞于郵亭。李公曰。相公少年。勉報國恩。幸保家。勿殃後嗣。從諫以笏叩額下淚。至鎮。謂將校曰。昨者朝覲。遍觀德望。唯李公峻直貞明。凜凜可懼。真社稷之臣也。

唐尙書特太和六年。尉渭南爲京兆府試進士官。杜丞相惛時爲京兆尹。將託親知間等第。〔原註〕時重十人內爲等第。召公從容兼命茶酒。及語舉人。則趨而下階。俯伏不對。杜公竟不敢言而止。是年上等內近三十餘人。數年內皆及第。無缺落者。前後莫比。

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。至開成。已入翰林。因寓直。忽中夜有內使宣召。引入數重門。至一處堂宇華龔。簾幕重蔽。見二中尉對燭而坐。謂慎由曰。上猶豫已來已數日。兼自登極後。聖政多虧。今奉太后中旨。有命學士草廢立令。慎由大驚曰。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。兄弟甥姪僅三百人。一旦聞此覆族之言。實不敢承命。況聖上高明之德。覆于八荒。豈可輕議。二中尉默然無以爲對。良久。啓後戶。引慎由至一小殿。見文宗坐于殿上。二人趨階而數文宗過惡。上惟俛首。又曰。不爲此。拗木枕錯失。不合更在坐矣。仍戒慎由曰。事泄卽汝也。于是二中尉自執炬送慎由出殿門。復令中使送至院。拗木枕者。俗談強項也。慎由尋以疾出翰林。遂金縢其事。付其子垂休。遂切于剿絕宦官者由此。

李相石在中書。京兆尹薛元賞謁石于私第。故事百寮將至宰相宅。前驅不復呵。元賞下馬。石未之知。方

在廳若與人訴競者。元賞問焉。云軍中軍將。元賞排闥進曰。相公朝廷大臣。天子所委注。撫蠻夷。和陰陽。安百姓。叶衆心。無敢乖謬。升絀賢不肖。賞功罰罪。皆公之職。安有軍中一將而敢如此哉。夫貴賤失序。綱紀之紊。常必由之。苟朝廷如此。猶望相公整頓頽壞。豈有出自相公者。卽疾趨而去。顧左右曰。無禮。軍將可擒于馬下橋。祇候元賞。比至則袒臂跽之矣。中尉仇士良有威權。其輩已有訴之者。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。中尉奉屈大尹。元賞不答。卽命杖殺之。士良大怒。元賞乃白衣請見士良。士良出曰。敢必杖殺軍中大將可乎。元賞卽具言無禮狀。且宰相大臣也。中尉大臣也。彼旣可無禮于此。此獨不可以無禮于彼乎。國家之法。中尉所宜保守。一旦壞之可惜。某已白衫。惟中尉命。士良以其理直。命左右取酒飲之。而罷。石從子庾少擢進士第。石之力也。累拜監察御史。在東都。崔相鉉鎮淮南。到洛累日不拜筵。庾封其節將奏之時。人稱焉。

武宗數幸教坊作樂。優倡雜進。酒酣作技。諧謔如民間宴席。上甚悅。諫官奏疏。乃不復出。遂召優倡入。敕內人習之。宦者請令揚州選擇妓女。詔揚州監軍取解酒令妓女十人進入。監軍得詔。詣節度使杜悰。請同于管內選擇。悰曰。監軍自承旨。悰不奉詔書。不可擅預椒房事。監軍怒。奏之。宦者請並下悰。上曰。不可。藩方取妓女入宮掖。非禹湯所爲。斯極細事。豈宜詔大臣。杜悰累朝舊德。深得大體。眞宰相也。及悰入相。中謝。上曰。昨詔淮南監軍選擇酒令妓女。欲因行幸。舉酒爲歡樂耳。音聲使奏。偶然下命。朕德化未被。而色荒外聞。賴卿不苟。苟且不然。天下將獻納取悅。朕何由得知。報卿忠讜。命卿作相。內懷自賀。如得魏徵。懿安郭太后旣崩。禮院檢討王皞。請祔景陵配饗。憲宗廟。宣宗大怒。宰相白敏中召皞詰其事。皞曰。郭太

后是憲宗元妃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爲婦。憲宗崩事出曖昧。母天下五朝。不可以疑似之事。黜合配之禮。敏中怒甚。皞聲色益壯。宰相將會食。周墀立敏中廳門以候。敏中語墀。正爲一書生惱亂。但乞先之。墀就敏中問其事。皞益不屈。墀以手加皞額。賞其正直。翌日。皞貶句容縣令。墀亦免相。大中十三年秋八月。上崩。令孤絢爲山陵禮儀使。奏皞爲判官。皞又論懿安合配享憲宗。始升祔焉。

韋澳爲京兆尹。豪右斂手。鄭光宣宗舅莊租不納。澳繫其主者。期以五日。不足必抵法。太后爲言之上。延英問澳曰。今日納租足放否。澳曰。尙在限內。來日即不得矣。澳既出。上連召之曰。國舅莊租。今日納足。放主者否。澳曰。必放上白。太后曰。韋澳不可犯。且與送錢納卻。頃刻而租足。案此事已見政事門。文有異同。今並存之。

李景讓夏侯孜立朝有風采。景讓爲御史大夫。視事之日。以待御史孫玉汝。監察御史盧柏王覲不稱職。請移他官。孜爲右丞。以職方郎中裴誠。虞部郎中韓瞻。無聲績。談諸取容。誠改太子中允。瞻爲鳳州刺史。李景讓爲御史大夫。宰相宅有看街樓。皆封泥之。懼其劾奏也。然終以強毅爲衆所忌。故事除大夫百日內。他人拜相。謂之辱臺。景讓未旬。蔣相伸先拜。景讓除西川節度。不踰年。致仕歸東都。

崔瑤知貢舉。以貴要自恃。不畏外議。榜出。率皆權豪子弟。其弟兄見之。輒曰。勿觀察吾眼。案此下有脫文。劉允章祖伯芻父寬夫。皆有重名。允章少孤自立。以臧否爲已任。及掌貢舉。尤惡朋黨。初進士有十哲之號。皆通連中官郭纁羅虬。皆其徒也。每歲有司。無不爲其干撓。根蒂牢固。堅不可破。都尉于琮。方以恩澤主鹽鐵。爲纁極力。允章不應。纁竟不就試。比考帖。虬居其間。允章誦其詩。有簾外桃花曬熟紅。不知熟紅

何用。虬已具在。去留中對曰。詩云。關關雎鳩。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。君子好逑。侍郎得不思之。頃之唱落。衆莫不失色。及出榜。惑于浮說。予奪不能塞時望。允章自鄂渚分司東都。其制中書舍人孔晦之辭。弟紆爲諫官。乃允章門生。率同年送于坡下。紆猶欲前行。允章正色曰。請違公不去。故事。門生無答拜者。允章于是答拜。同行皆愕然。

懿宗迎佛骨。自鳳翔至內。禮儀盛于郊祀。中出一道。夾以連索。不得輒有犯者。車馬相接。締以組繡。緣路迎拜。數十里不絕。天子親幸安福樓。以錦綵成橋。骨至卽降樓。禮訖然後迎入禁中。置于安國寺。宰相以下。施財不可勝計。百姓競爲浮圖。以至失業。明年懿宗崩。京兆尹薛逢毀之無遺。

封侍郎知舉。首訪能賦人。盧駢詣羅邵輿云。主司愛賦十九案。此下有脫文。官羅曰。主司安邑任。邵輿居宣平。彼處愛賦。無由得知。

鄭少尹師薰知舉。放榜日。畢令到宅謝恩。至蕭相公知舉。放榜日。並無人及門。時論稱之。主司放榜日。于貢院見門生。惟廣南鄭尙書及楊侍郎。禮部故事。每年主司中場多作風采。鄭詹尹知舉第一。李侍郎藩知舉。落人極多。唯許下杜相公帖日。每去一人。必吁嗟移時。

太宗得鷄子俊異。私自臂之。望見魏公。乃藏于懷。公知之。遂前白事。因話自古帝王逸豫。微以爲諷。上惜鷄子恐死。而又素嚴憚。徵欲盡其言。徵語愈久。鷄竟死懷中。

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。能生死人。太宗令于飛騎中選卒之壯勇者試之。如言而死。如言而蘇。帝以告宗正卿傅奕。奕曰。此邪法也。臣聞邪不干正。若使呪臣。必不能行。帝召僧呪奕。奕對之初。無所覺。須臾。胡

僧忽然自倒。若爲物所擊者。更不復蘇。

王義方時人比之稷契。鄭公每云王生太直。高宗朝李義府引爲御史。李以定冊立武后勳。恃寵任勢。王惡而彈之。坐是見貶。坎圻以至于終。

徐大理有功。每見武后將殺人。必據法廷爭。嘗與武后反復。詞色愈厲。后大怒。令拽出斬之。猶回顧曰。身雖死。法終不可改。至市臨刑得免。除爲庶人。如是再三。終不挫折。朝廷倚賴。至今猶憶之。其子預選有司。皆曰徐公之子。安可拘以常調乎。

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。以周赧王。項羽。吳夫概王。春申君。趙佗。馬援。吳桓王等。神廟七百餘所。有害于人。悉除之。惟夏禹。吳太伯。季札。伍子胥四廟存焉。案此事已見本門首條。文有詳略。今並存之。

李日知爲大理丞。武后方肆戮。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刑。令日知改斷。再三不從。元禮使人謂李曰。胡元禮在此。人莫覓活。李謂使者曰。日知在此。人莫覓死。竟免之。

高祖卽位。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。禮部尙書李綱進諫曰。臣按周禮均工樂胥。不參士伍。雖復才如子野。妙等師曠。皆終身繼代。不改其業。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。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。問其故。對曰。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也。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。有國家者。但爲殷鑒。天下新定。開太平之運。起義功臣。行賞未遍。高才碩學。猶滯草萊。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。鳴玉曳組。趨馳廟廊。固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。高祖竟不能從。

周興來俊臣。羅織衣冠。朝野懼懼。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諫曰。臣聞曲逆之事。漢祖謀疎楚之君臣。乃用

黃金七千斤。行反間之術。項羽果疑臣下。陳平之計遂行。今告事紛紜。虛多實少。如當有凶惡。焉知不先謀疏陛下君臣。後除國家良善。臣恐爲社稷之禍。伏乞陛下迴思遷慮。察臣狂瞽。然後退就鼎鑊。實無所恨。臣得沒爲忠鬼。孰與存爲諂人。如羅織之徒。卽是疎間之漸。陳平反間。其遠乎哉。遂爲俊臣所構。放于嶺表。俊臣死。徵還。途次桂陽。而終贈濟州刺史。中宗朝追復本官。

武三思得幸于中宗。京兆人韋月將等。不堪憤激。上書告白其事。中宗惑之。命斬月將。黃門侍郎宋璟執奏。請按而後刑。中宗愈怒。不及整衣履。岸巾出側門。迎謂璟曰。朕以爲斬矣。何以緩之。命促斬。璟曰。人言宮中私于三思。陛下竟不問而斬之。臣恐有竊議。固請按而後刑。中宗大怒。璟曰。請先斬臣。不然終不奉詔。乃流月將于嶺南。尋使人殺之。

睿宗朝。太平公主用事。柳渾以斜封官復舊職。上疏諫曰。陛下卽位之初。納姚宋之計。咸黜斜封。今以斜封之人。不忍棄。是先帝之意不可違。若斜封之人。不忍棄。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。不可褒贈。李多祚鄭克父之徒。不可清雪。陛下何不能忍于此。而忍于彼。使善惡不定。反覆相攻。致令君子之道消。小人之道長。爲正者銜冤。將何以止姦邪。將何以懲風俗耶。睿宗遂從之。因而擢渾拜監察御史。〔原註〕太平御覽曰。柳渾拜監察御史。臺中執法之地。動限儀矩。渾性放曠。不甚檢束。察長拘譴。忿其疎縱。渾不樂。乞外任。執政惜其才。特奏爲左補闕。

韋仁約彈右僕射許遂良。出爲同州刺史。遂良復職。黜仁約爲清水令。或慰勉之。仁約對曰。僕狂鄙之性。假以雄權。而觸物便發。丈夫當正色之地。必明目張膽。然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。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

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。高宗臨軒問仁禕。仁禕惶懼。應對失次。仁約歷階進曰。臣與仁禕連曹。頗知事由。仁禕懦而不能自理。若仁會眩惑聖聽。致仁禕非常之罪。則臣事陛下不盡。臣之恨矣。請專對其狀。詞辯縱橫。高宗深納之。乃釋仁禕。仁約在憲司。于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。人或勸之。答曰。鵬鵠鷹鷂。豈衆禽之偶。奈何設拜以卑之。且耳目之官。固當獨立耳。後爲左丞。奏曰。陛下爲官擇人。無其人則闕。今不惜美錦。令臣製之。此陛下知臣之深矣。振舉綱目。朝廷肅然。

李義府恃恩放縱。婦人淳于氏有容色。坐繫大理。乃託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。或有告之者。詔劉仁軌鞠之。義府懼洩。繫正義于獄。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。告其母曰。姦臣當路。懷祿而曠官。不忠。老母在堂。犯難以危身。不孝。進退惶惑。不知所從。母曰。吾聞王母殺身以成子之義。汝若事君盡忠。立名千載。吾死不恨焉。義方乃備法冠。橫玉階。彈之。先叱義府令下。三叱乃出。然後跪宣彈文。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。言辭不遜。貶葉州司戶。秩滿。于昌樂聚徒教授。母亡。遂不復仕進。總章二年卒。撰筆海十卷。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。畢喪而去。

李昭德在則天朝時。諛佞者必擢用。有人于洛水中。獲白石有數點赤。詣闕請進。宰臣詰之。其人曰。此石赤心。所以進昭德叱之曰。洛水石豈盡反耶。左右皆大笑。昭德建立東都羅城。及尙書省洛水中橋。人不知役而功成就。除數凶人獄。遂罷。以持正廷諍爲皇甫文所構。案唐書李昭德傳。昭德爲邱悅鄧汪所構。與此異。與來俊臣同日棄市。國人歡憾相半。哀昭德而快俊臣也。

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爲所構。云結少年爲耐久朋。則天大怒。下獄勘之。以張說爲證。召大臣令元忠與

易之說等。定是非。說氣逼不應。元忠懼。謂說曰。張說與易之羅織。魏元忠耶。說叱曰。魏元忠爲宰相。而有委巷羅織之言。豈大臣所爲。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。說曰。臣不聞也。易之遽曰。張說與元忠同逆。則天問其故。易之曰。說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。臣以伊尹放太甲。周公攝成王之位。此其狀也。說奏曰。易之昌宗大無知。所言伊周。徒聞其語耳。不知伊周之本末。元忠初加拜命。授紫綬。臣以郎官拜賀。元忠曰。無尺寸之功。而居重任。不勝畏懼。臣曰。公當伊周之任。何愧三品。然伊周歷代書爲忠臣。陛下遣臣不學伊周。使臣將何所學。說又曰。易之以臣宗室。故託爲黨。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。附元忠有族滅之勢。臣不敢面欺。亦懼元忠冤魂耳。遂焚香爲誓。元忠免死。流放嶺南。

張易之昌宗貴寵用事。相者言其當王。險薄者多附會之。長安中。右衛西街有榜云。易之兄弟長孫汲。裴安立等謀反。宋璟時爲御史中丞。奏請窮理其狀。則天曰。易之已有奏聞。不可加罪。璟曰。易之爲飛書所逼窮。而自陳且謀反大逆。法無容免。請勒就臺勘當。以明國法。易之等久蒙驅使。分外承恩。臣言發禍。從卽入鼎鑊。然義激於心。雖死不恨。則天不悅。內史楊再思遽宣王命。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。宋璟所爭。事爲國家社稷。望陛下可其所奏。則天意始解。乃傳命令易之就獄推問。斯須特敕原之。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。拒而不見。令使者謂之曰。公事當公言之。私見卽私。法無私也。璟謂左右。恨不先打豎子腦破。而令混亂國經。吾負此恨久矣。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六郎。鄭杲曰。公何稱易之爲卿。璟曰。鄭杲何庸之甚。若以官秩正當卿號。若以親當爲張五郎六郎矣。足下非張氏家僮。號五郎六郎何也。杲大慙而退。璟在則天朝。以頓論得失。不能容。而憚其公正。乃止。敕璟往揚州推按。奏曰。臣以不才。叨居憲府。按州

縣乃監察御史事耳。今非意差臣。不識其所謂。請不奉制。無何。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。璟復奏曰。御史中丞。非軍國大事。不當出。且仲翔所犯。賊污耳。今高品有侍御史。卑品有監察御史。今敕臣。恐陛下有危臣之意。請不奉制。月餘。優詔令副李嶠使蜀。嶠喜召璟曰。叨奉渥恩。與公同謝。璟曰。恩制示禮數。不以禮遣。璟不當行。謹不謝。乃上言曰。以臣副嶠。何也。恐乖朝廷故事。請不奉制。易之等冀璟出使。當別以事誅之。既不果。伺璟家有昏禮。將刺殺之。有密以告者。璟乘車舍于他所。乃免。易之尋伏誅。

宗楚客兄秦客。潛勸則天革命。累遷內史。後以賊罪流于嶺南死。楚客無他材能。附會武三思。神龍中。爲中書舍人。時西突厥阿史那與忠節不和。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。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。納忠節厚賂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。不納。元振之奏。突厥大怒。舉兵入寇。甚爲邊患。監察御史崔琬劾楚客等。中宗不從。遽令與琬和解。俄而韋氏敗。楚客等咸誅。

文宗謂宰臣曰。太宗得魏徵。採拾闕遺。弼成聖政。今我得魏謩。于疑似之間。必極匡諫。雖不敢望貞觀之政。庶幾處無過之地。令授謩右補闕。敕舍人善爲詞。又問謩曰。卿家有何圖書。謩曰。家書悉無。惟有文貞公笏在。文宗令進來。鄭覃在側。曰。在人不在笏。文宗曰。卿渾未曉。但甘棠之義。非要笏也。

崔顥有美名。李邕常欲一見。及顥至。獻文。其首云。十五嫁王昌。邕叱起曰。小子無禮。遂不接。

肅宗以王璵爲相。尙鬼神之事。分遣女巫遍禱山川。有巫者少年盛服。乘傳而行。中使隨之。所至誅求金帛。積載于後。與惡少十數輩。橫行州縣。至黃州。左震爲刺史。晨至驛門。扃戶不啓。震命壞鎖而入。曳巫斬階下。惡少皆死。籍其緡鉅萬金寶堆積。悉列上。曰。臣已斬巫。請以所籍錢代臣貧民輸稅。其中使送上。臣

請死。朝廷慰獎之。

李汧公勉。罷嶺南節度。至石門。停舟。悉搜家人犀象投水中。

德宗在東宮。雅好楊崖州字。嘗令打李楷洛碑。釘壁以翫。及卽位。徵拜。炎有崖谷。言論持正。對見必爲之加敬。歲餘不倦。及後。以劉晏事。上不懌。慮杞揣知上意。因傾之。

許孟容爲給事中。宦者有以權幸相誘者。拒絕之。雖不大拜。亦不爲患。

韋相貫之爲右丞。僧廣宣造門曰。竊知閣下不久拜相。貫之叱曰。安得此言。命草奏。僧惶恐而出。朝廷每降使新羅。其國必以金寶厚爲之贈。唯李納判官一無所受。深爲同輩所嫉。

雅量

狄梁公與婁師德同爲相。狄公排斥師德。非一日。則天問狄公曰。朕大用卿。卿知所自乎。對曰。臣以文章直道進身。非碌碌因人成事。則天久之曰。朕比不知卿。卿之遭遇。實師德之力。因命左右取筐篋。得十許通薦表。以賜梁公。梁公閱之。恐懼引咎。則天不責。出於外曰。吾不意爲婁公所涵。而婁公未嘗有矜色。唐公臨性寬仁。多恕。嘗欲弔喪。令家僮歸取白衫。僮僕誤持餘衣。懼未敢進。臨察之。謂曰。今日氣逆。不宜哀泣。向取白衫。且止之。又令煮藥。不精。潛覺其故。又謂曰。今日陰晦。不宜服藥。可棄之。終不揚其過失。裴度在中書。印忽亡失。度命張筵。舉座不曉其故。夜半宴酣。左右曰。印復得。度不答。極歡而罷。或問其故。度曰。此蓋諸胥盜印書券耳。緩之則存。急之則投諸水火。人服其臨事不撓。陽道州城未嘗有所蓄積。雖所服用不可闕者。客稱某物可佳可愛。公輒喜授之。有陳萇者。候其始請。月俸常往。稱其錢帛之美。月有